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西方哲学史

学术版

叶秀山　王树人　总主编

第八卷

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上）

江　怡　主编

凤凰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西方哲学史

学术版

叶秀山　王树人　总主编

第八卷

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上）

江　怡　主编

凤凰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西方哲学史
编辑委员会

总主编

叶秀山　王树人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树人　叶秀山

田士章　江　怡

吴　源　张　慎

尚　杰　周晓亮*

姚介厚　黄裕生

谢地坤

（加*者为常务编委）

目　录

绪　论 …… 1
西方哲学史上的分析哲学资源 …… 1
分析哲学的同时代哲学 …… 5
后现代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兴起 …… 8
分析哲学: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 …… 14

上　篇

第一章　19 世纪末实证主义的复兴 …… 21
第一节　实证主义产生的哲学背景 …… 21
第二节　孔德的实证哲学 …… 30
第三节　密尔的逻辑体系 …… 47
第四节　马赫的彻底经验论 …… 66

第二章　分析哲学的起源 …… 99
第一节　弗雷格的概念文字 …… 99
第二节　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 …… 116
第三节　摩尔的常识哲学 …… 134
第四节　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 …… 150

第三章　逻辑经验主义运动 …… 175
第一节　维也纳学派与逻辑经验主义 …… 175
第二节　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 …… 202
第三节　卡尔纳普的逻辑构造论 …… 228
第四节　逻辑经验主义的遗产 …… 262

第四章 实用主义在美国的形成和发展 …… 280
第一节 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的互动 …… 280
第二节 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准则 …… 299
第三节 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体系 …… 325
第四节 杜威对于实用主义的集大成 …… 356

第五章 当代实在论的不同形态 …… 395
第一节 20世纪实在论的主要特征 …… 395
第二节 新实在论 …… 415
第三节 批判的实在论 …… 436
第四节 当代实在论与反实在论 …… 453

下 篇

第六章 维特根斯坦的中后期哲学 …… 475
第一节 维特根斯坦的独特性 …… 475
第二节 中期思想与后期思想的关系 …… 492
第三节 哲学的性质和方法 …… 511
第四节 语言游戏和遵守规则 …… 520
第五节 关于反对私人语言的论证 …… 537
第六节 维特根斯坦的历史影响 …… 554

第七章 牛津日常语言哲学 …… 568
第一节 牛津哲学的历史特征 …… 568
第二节 赖尔的“心”的概念 …… 589
第三节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 604
第四节 斯特劳森的“描述的形而上学” …… 618

第八章 科学哲学的兴起和发展 …… 637
第一节 科学哲学的一般特征 …… 637
第二节 波普的科学哲学 …… 659
第三节 历史学派的形成和演变 …… 678
第四节 当代科学哲学的走向 …… 71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九章　分析哲学的当代发展 …… 725
第一节　当代分析哲学的基本特征 …… 725
第二节　蒯因的逻辑实用主义 …… 755
第三节　戴维森的意义理论 …… 807
第四节　达米特的语言哲学 …… 852
第五节　普特南的实在论 …… 896
第六节　分析哲学的新动向 …… 927
结束语 …… 968
主要参考文献 …… 975
人名索引 …… 1010
后记 …… 1025

绪　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哲学的基础和开端不再是传统哲学的认识论，而是现代诞生的数理逻辑；哲学研究的方法不再是对个人感知的心理分析，而是具有客观性和形式特征的逻辑分析；逻辑不仅被看做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能力，更被奉为哲学发展的真正楷模。这种革命性的转变带来的重要结果，就是形成于20世纪西方哲学中声势浩大的分析哲学运动。与传统认识论研究相比，这种哲学声称，哲学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对语言意义的澄清，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应当是对概念（语词）意义进行逻辑分析。因而，哲学应当被看做是一种澄清意义的活动。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石里克明确宣称，“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这一点积极表现了当代的伟大转变的特征；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而且，“哲学的授义活动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开端和归宿”①。这样，在分析哲学的术语表中，“语言”、“意义”、“分析”、“逻辑”、“真理”以及“指称”等等，取代了传统哲学认识论中的“感知”、“理性”、“直觉”、“观念”以及“感觉材料”等等。

西方哲学史上的分析哲学资源

历史地说，西方哲学家对“语言”和“分析”的关注并不是从现代才开始的。早在古希腊哲学中，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了“分析”概念，

---

① 石里克：《哲学的转变》，载于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9页，商务印书馆，1982（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并把它理解为一种“定义”的方式。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中,定义中的“分析”揭示了事物原本具有的属性,因而这种分析就是一个从前提必然推出结论的过程,而这个推出过程就是他所理解的“逻辑”这个概念的本质含义。在这种意义上,“逻辑”概念自形成起就与“分析”概念密不可分,或者说,“逻辑的本质就是一种概念分析活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思想为后来的逻辑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样,亚里士多德对语词的意义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在《范畴篇》中,他明确表示,孤立的语词并不意指断言,不传达信息,因而没有真值,只有逻各斯,即有关联的言论,才能实现这些功能。所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仅仅处理那些与逻各斯有关的命题形式,即“发音清晰的言语”,而把其他的言语形式(如祈使句和疑问句等)放到了修辞学或诗学的范畴。这样,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纯粹语形学”和“纯粹语义学”,他的三段论形式的演绎推理也是为构造理性科学而设计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维也纳学派思想的历史根源。

我们常说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世纪,这更多地是从政治和宗教的意义上对它的断言。但正如本套哲学史第 3 卷《中世纪哲学》的作者们所指出的,中世纪哲学决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它对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中世纪后期出现的唯名论与唯实论(实在论)之间的争论,就被看做是后来许多哲学思想的发端。这场争论的核心是关于实体的存在问题,唯实论者坚持柏拉图的名称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本质学说,认为存在着共相(现代意义上的“通名”和“抽象名词”)所指称的对象;但唯名论者则反对共相对象的存在,认为只有殊相(现代意义上的“专名”和“具体名词”)所指称的对象才是可感觉的,共相仅仅是名称,并不指称任何对象。如今我们都知道,奥康的威廉(Ockham, William of)被看做是唯名论的最重要代表,这主要是因为他比较系统地对语词种类作出了严格区分。这些思想被后来的语言哲学所重视,蒯因就被看做现代唯名论的最大代表。

在近代哲学家中,无论是英国的经验主义者还是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者,他们都对语言问题给予了不同程度的重视,但他们都是从各自的哲学立场出发,强调语词概念对形成思想观念的不同作用。

培根的“市场假象”揭露了错误地使用语言给我们的认识活动以及追求真理带来的严重危害，他试图以感觉经验的方式重新建立我们的语言与外部世界的密切关系。霍布斯则把语言理解为人类社会得以建立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把语言理解为记录和传达思想的重要工具。洛克是英国经验主义者中对语言问题给予最多关注的哲学家。他在《人类理解论》中专门用一卷讨论语词，从观念的起源和基本形式入手，分析了语词与观念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指出了语词本身的缺陷以及人们对语词的滥用。随后的巴克莱虽然也对语言问题有过讨论，但他更关心的是普遍观念的意义问题，他提出的著名命题“存在就是被感知”，被后来的哲学家理解为是对“存在”这个词的意义作出的一种解释。在经验主义哲学阵营中，休谟的思想对后来的分析哲学发展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一个是他提出的我们无法从“是”推出“应当”的论断，这就把关于事实的命题与关于道德的命题区分开来；另一个是他区分了关于数和量的真理与关于经验事实的真理，这被后来的哲学家发展为数学逻辑真理与经验事实真理，以及分析真理与综合真理之间的区别。这些都成为维也纳学派的重要思想武器。

在理性主义阵营中，莱布尼茨对当代分析哲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是由于他在《人类理智新论》中像他的论战对手洛克(J. Lock)一样对语词问题给予了专门的讨论，指出了观念与外在事物之间的非对称性以及语言的派生性，而且由于他提出了一种关于“普遍语言”的设想，这是一种建立在数学演算基础上的形式语言。根据他的设想，我们一旦拥有了这样一种语言，人们在发生争论时，就可以拿出纸和笔，根据明确的演算规则进行推算就可以了，由此就可以解决我们在思维活动中的一切争端。这个设想后来被看做是现代数理逻辑的雏形。罗素等人根据现代逻辑思想提出的理想语言主张，同样是来自莱布尼茨的启发。此外，莱布尼茨对分析哲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还在于他明确提出了事实真理与理性真理的区分，认为事实真理是偶然的，而理性真理则是必然的，这就把事实和逻辑问题与偶然和必然问题联系起来。同时，他也提出了真理的两个不同来源及其判定标准，即经验事实和语词的含义。这些思想到了康德那里，就

被更为清楚地表述为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分，这就把理性、逻辑、必然等问题与经验、事实、偶然等问题的区分完全放到了语言表达的范围内考察：在一个判断中，如果宾词属于主词或隐藏地包含在主词之中，那么这个判断就是分析判断；如果宾词在主词之外，那么这个判断就是综合判断。这样，分析判断的成立就完全可以依靠分析主词和宾词的意义得到，而综合判断的成立却要在语言之外，在经验事实中寻找根据。这种对分析与综合的截然区分，一度成为维也纳学派阐明自己思想的重要法宝，但后来又被称做“经验主义的教条”而遭到蒯因的严厉批判。

从以上对哲学史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出，从古代到近代的许多重要哲学家们都曾对语言问题给予了关注，甚至提出了一些对当代分析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哲学家在讨论语言问题时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这就是把语言理解为表达思想的工具。这是亚里士多德逻辑为我们提供的起点，他的逻辑著作被命名为《工具论》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所有这些哲学家在语言问题上的讨论，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使用这个工具。然而，出于对逻辑这个思维工具的变革而导致的现代逻辑，却为现代哲学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路：逻辑不再被看做是一种思维工具，而是决定了思维活动过程的形式系统，只有在这样的系统内，思维活动才得以展开，也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交流。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既是现代逻辑的重要创始人和见证人，更是现代分析哲学的开创者。正是在他们以及同时代的其他逻辑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分析哲学才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哲学的崭新形象出现于 20 世纪的英美。在分析哲学家们看来，传统哲学家们关于语言的论述只能算做分析哲学的“史前史”部分，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认清逻辑的本质”，而当代哲学中的“伟大转变”就在于，把逻辑和语言看做是整个哲学研究的全部内容。所以，英美哲学家纷纷把这个转变称做哲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分析哲学的同时代哲学

不过，从历史的眼光看，在20世纪初的英美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绝对唯心主义。分析哲学逐渐形成气候、占据上风，还是在20世纪的上半叶，特别是在30年代之后。20世纪初的绝对唯心主义在英国主要以格林(T. H. Green)、麦克塔加特(J. E. McTaggart)和布拉德雷为代表的新黑格尔主义，在美国则是以豪伊森(G. H. Howison)和鲍恩(B. P. Bowne)为代表的人格主义。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与欧洲大陆的有所不同，他们不完全采纳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思想，而是更倾向于巴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以及鲍桑葵(B. Bosanquet)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同时也接受了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 Croce)和金蒂利(G. Gentile)等人的思想影响。他们当时占据着牛津和剑桥的主要教授席位以及道德与形而上学哲学系主任的位置，被年轻一代哲学家称为“老古董”。

布拉德雷(Francis Herbert Bradley)出生于1846年，卒于1924年。他于1870年被选为牛津大学麦尔顿学院的研究员，从此就在该学院度过一生。但他从未为学生讲过课，而是专心写作，出版了四部著作和大量文章，其中的代表作是《逻辑原理》(*The Principles of Logic*, 1883)、《现象与实在》(*Appearance and Reality*, 1893)和《真理与实在论文集》(*Essays on Truth and Reality*, 1914)。虽然布拉德雷身处具有经验主义传统的牛津，但他的思想却基本上属于绝对唯心主义。他在哲学上主要拥护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具有实在性的观点，反对康德的自在之物。他明确地表示，“在精神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实在，而且，任何东西其精神性越多，就越是真正的实在”①。但他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把逻辑和哲学与心理学区分开来的观点，这与当时身在德国的弗雷格的思想不谋而合。而且，他还根据这种区分，把对判断的分析，

① 布拉德雷：《现象与实在》，第552页，伦敦，189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而不是对概念的分析当做逻辑研究的起点。因为在他看来，概念在不同的领域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但判断却可以保证使我们在使用概念时是用这个概念意指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相同的事物。但由于他的逻辑观念来自黑格尔，所以他就把判断同样看做是表达观念的一种不同于概念的词项(term)。而且，他由此把一切关系都看做是处于关系中的事物必然具有的属性。这个观点通常被称做"内在关系说"。罗素对绝对唯心主义的最初反叛，就是反对布拉德雷的这个学说，提出了"外在关系说"。

美国的人格主义主要与宗教神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多数人格主义哲学家同时也是神学家。豪伊森和鲍恩等人虽然是在大学中任教，但他们竭力宣扬的却主要是和宗教与道德、上帝与人、上帝与国家等问题有关的有神论思想。[①]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当时美国的大学体制因袭了英国制度，大学生毕业后主要的工作选择就是做神职人员，因而在大学里讲授基督教神学就成为教师的主要工作。基督教神学中的上帝观念始终是与哲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密切相关的，上帝的存在与意志自由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几个世纪的哲学家。因而，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像人格主义这样的有神论哲学能够在美国大学中长久地存在，虽然它从来没有被哲学家们普遍接受。尽管如此，20 世纪初期在美国出现的这种人格主义对美国哲学的后来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这种哲学重视对个体、自我的研究，强调有限个人的道德自由，在个体存在上坚持多元论而反对一元论。这些符合了美国文化传统中的独立意识，也与当时正处于形成阶段的实用主义所提倡的基本精神不谋而合。

除了人格主义之外，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哲学中比较活跃的还有实用主义、新实在论和批判的实在论、自然主义和过程哲学等。实用主义、新实在论和批判的实在论以及自然主义与后来在美国影响重大的逻辑经验主义在许多思想观点以及理论旨趣上有相投之处，所以，我们将在后面的论述中结合它们与分析哲学的关系分别加

① 关于美国人格主义哲学的详细情况，请参见涂纪亮《美国哲学史》第 2 卷，第 2 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以阐述。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过程哲学不仅在20世纪初，而且在整个20世纪的美国哲学中都有很大影响。这种哲学的创始人是英裔美国哲学家怀特海。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年出生于英国肯特郡，早年在剑桥大学攻读数学，188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25年，主讲数学和数理逻辑。1910—1913年，他与学生罗素花了10年时间完成的三卷本巨著《数学原理》出版。1910年，他移居伦敦，后担任帝国科技学院数学教授，直到1923年离开英国赴美。在这期间，怀特海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研究，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出了公认的较为深刻的解读，并开始了他的哲学思考。1924年，怀特海应聘担任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直到1937年退休。这是他形成和提出过程哲学的重要时期，其间出版了代表他主要思想的著作，主要有《科学和近代世界》(*Science and Modern World*, 1925)、《发展中的宗教》(*Religion in the Making*, 1926)、《过程与实在》(*Process and Reality*, 1929)、《观念的历险》(*Adventures of Ideas*, 1933)、《思想方式》(*Modes of Thought*, 1938)等，其中《过程与实在》集中阐述了他的本体论和宇宙论观点，奠定了"过程哲学"的理论基础。

从本体论上讲，过程哲学就是一种把"过程"作为"永恒实体"的哲学；从认识论上讲，过程哲学是把"事件"作为自然实体并力图追求"永恒客体"的哲学。"过程"、"事件"和"客体"这三个概念构成了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核心。在怀特海看来，世界就是一个过程，而过程就是实在；世界上的一切都处于变动和生成之中，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境的，过程的中心就是我们的个体经验，人的直接感知或直觉决定了世界过程的变化；但是，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仍然存在固定不变的东西，这就是"永恒客体"，它们是一些纯粹的潜在可能性，但又是超时间的，永恒客体通过"侵入"(ingression)与现实实在发生联系。最后，永恒客体与现实实在又通过上帝被结合在一起，上帝是具有"缘起的"、"继起的"和"超体的"这样三重性格的现实实在。表面上看，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是一种有神论的宇宙观，但实际上，它更接近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詹姆斯、杜威的实用主义。怀特海对生命过程无止境的阐述和对现实实在抱有的超出宗教情感的热情关注，都使得这种过程

哲学在 20 世纪 20—40 年代的美国哲学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怀特海也因此成为当时与杜威齐名的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由于逻辑实证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与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一样，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在 20 世纪 40—60 年代的美国的主流哲学中受到了冷落，他的名字更多地只是在涉及到罗素或数理逻辑的发展史时才被人们提到。但在 60 年代之后，随着实用主义开始逐渐被人们重新重视，过程哲学似乎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1965 年，美国东部的哲学家成立了“过程哲学研究会”；1971 年创办了《过程哲学》杂志；1973 年，美国西部的哲学家又成立了“过程哲学研究中心”。这些组织和杂志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哲学家对过程哲学以及对怀特海本人思想的研究兴趣，使得这种哲学一时又成为美国哲学领域中的重要力量。但与怀特海时代不同的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过程哲学不是被看做实用主义或生命哲学的同盟军，而是被放到了一种更为广阔的哲学背景中加以讨论。这就是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在西方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后现代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兴起

我们在本套哲学史第 7 卷中已经看到，后现代主义最早出现于欧洲大陆的法国，随后才波及到西方其他国家。但在英美等国，后现代主义有着不同于欧洲大陆哲学中的思想来源和哲学背景：宗教神学、建筑和绘画艺术、人类生存环境危机以及女性主义政治的兴起。在所有这些背景中，过程哲学是被放到宗教神学的语境中加以解释和阐发的。虽然这多少背离了怀特海当初倡导过程哲学的本意，但为这个哲学找到了在新的历史时代继续发挥作用的更好舞台。如今，围绕过程哲学研究而形成的“后现代科学”思想，已经成为当代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①

① 参见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两本相关文集《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马季方译，1995）和《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1998），以及江怡主编的《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4）。

当然，当代美国哲学中最有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来自理查德·罗蒂。他从挑战分析哲学开始，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许多根本性的观念进行了彻底性的摧毁，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试图重新确立哲学在人类思想和文明发展中的学科地位。

罗蒂(Richard Rorty)于1931年出生于纽约，1956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两年，后在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任教三年，1961年转到分析哲学重镇普林斯顿大学任教长达二十余年，1982年离开普林斯顿，也离开了哲学系，开始担任弗吉尼亚大学的凯南人文科学讲座教授，1998年起进入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任教。罗蒂在美国哲学地位的确定得益于他编辑的《语言的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 1967)一书，他在该书的长篇"导言"中对语言分析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提出了一些批评，引起了当时美国哲学界的注意。1979年，他出版了《哲学和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全面地批判了分析哲学以及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在美国哲学界引起了轰动，被看做是当时美国哲学中一个重要事件。该书被翻译为16种语言，在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随后，他出版了多部文集，最终使他成为当代美国哲学中后现代主义以及新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成为"当今美国最有争议的哲学家之一"①。这些文集主要包括：《实用主义的后果》(*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1982)、《偶然性、反讽和团结》(*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1988)、《客观性、相对主义和真理》(*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1991)、《论海德格尔和其他》(*Essays on Heidegger and Others*, 1991)、《真理与进步》(*Truth and Progress*, 1998)、《哲学和社会希望》(*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1999)等。② 罗蒂曾于1985年和2004年两度访问中国。

---

① 黄勇："译者序"，载于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第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以下所引此书均为此版本)。

② 除了《哲学和自然之境》(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之外，国内还出版了另外两部罗蒂文集，即《后哲学文化》、《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罗蒂的哲学通常被称为“后哲学的文化”。这种哲学的最大特点是把“哲学”从科学法官的地位拉回到或降低为普通学科的地位，消除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形象”，用“小写的”哲学取代所谓“大写的”哲学。罗蒂写道：“在这样一个文化中，将不存在任何称作‘(大写的)哲学家’的人，他们能说明文化的某些方面为什么和怎样能够具有一种与实在的特别关系。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文化中，也有能够理解事物如何关联的专家。但是这些人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学科标准可以遵循，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他们是兴趣广泛的知识分子，乐于对任何一个事物提供一个观点，希望这个事物能与所有其他事物关联。”①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完全失去了对于西方理智生活来说曾经是核心的东西，相反，一种哲学可能是对先前文化的描述和概括。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就是希望为后代提供一种描述我们所遇到的各种描述方面的方法，也就是对人类迄今为止已有的各种描述的描述。在罗蒂看来，这就是一个后哲学文化中哲学所能做的一切。

如今在美国哲学中，围绕罗蒂思想的争议已经不是关于他对分析哲学以及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也不是他提出的“后哲学文化”概念，而是他对实用主义的解释以及他提出的一种具有政治哲学色彩的民主哲学和实用主义的文化策略。罗蒂是当代美国哲学中少有的乐于自诩为“实用主义者”的哲学家，但他并不喜欢“新实用主义”一词，而更愿意把自己称做“杜威主义者”，虽然在许多批评者看来他解释的杜威并不是真实的杜威形象。但从罗蒂对杜威思想的解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罗蒂实用主义的基本特征：(1) 运用诸如真理、知识、语言和道德这样一些观念的反本质主义；(2) 反对关于“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科学与道德之间的任何二元论，主张行动至上的一元论和价值取向上的多元论；(3) 强调对话在人类精神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人类认识活动

① 罗蒂：《后哲学文化》，第 15 页。

的可错性和暂时性。但正如许多批评者指出的，罗蒂是在借用杜威之口表达自己的哲学观念，“杜威的声音受到了罗蒂的哲学角色观的过滤”，但他的训诂已经远远“超出了确当性”，他在抛弃杜威的经验和科学方法观念时，是“把小孩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①。

罗蒂从这种杜威式的实用主义立场上提出了他的政治哲学主张。他首先否认了政治以任何东西为基础，否认了关于人类存在内在本性以及历史具有既定目标的传统观点。他认为，哲学可以像其他学科一样对政治有所帮助，但这种帮助绝不是基础性的，而只能是零星的、偶然的或暂时的，而当政治与哲学发生冲突时，政治必须处于哲学的首位。罗蒂持有这种观点，是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属于理论学科，而政治则属于实际学科，两者在学科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无法把其中的一个看做另一个的基础。其次，罗蒂还严格区分了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他认为，哲学应当属于私人事务，就像文学艺术和宗教一样，但政治则属于公共事务。由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面对的更多的是公共事务，所以，我们必须更多地谈论政治，而不是谈论哲学。当然，罗蒂并没有把政治看做哲学的基础，因为在他看来并不存在任何这样的基础。在政治与哲学的关系上，究竟何为首位，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在谈论什么范围内的问题。这里充分体现了罗蒂在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实用主义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罗蒂近年来更多地关注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而且对现实的政治问题直接发生了兴趣。这除了罗蒂本人在政治上的左派立场之外，还与当代英美哲学中出现的政治哲学的复兴有着密切的关系。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这种复兴始终是与罗尔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罗尔斯(John Rawls)1921 年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早年进入肯特学校学习，1943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学士学位，随后进入美国步兵团，在新几内亚、菲律宾和日本服役，直到 1945 年第二次

① 萨特康普编：《罗蒂和实用主义》，张国清译，第 3 页，商务印书馆，200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